

永樂大典

六

卷一萬二千三百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宋 太祖九

李叡續通鑑長編開寶四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摺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元風志言保興率大夫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逼。按崇岳本無圖志。直故吏逼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遣攻崇岳。保興頃衆非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附百官避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率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衆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逼其柵。潘美謂王明日曰。彼縛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逼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焰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樊澄。楊存中。李存勗。內侍中。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三百六

一

薛崇舉。朱彬。朱允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樊澄。楊存中。李存勗。內侍中白田。樊澄等。乃取大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卒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奉制釋之。遂入廣州。停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廢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閩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掠人多矣。吾奉詔代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按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危象傳。乃云。禽劉鋹。蒙牛露布。撫首召對。並賜金紫。則似遠為之失。當考。庚寅。群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新舊歸州縣戶數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宋史全文。呂中曰。以計推之地。視江南為近。視淮南為遠。則先取南漢。所以爭民。爭江南。以前邇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飢者。發廩振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繼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

所在詢訪備解提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丘壠悉加營護。大定

錄稱平廣南用周消東。然略不見于史。當考。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

進士合格者十人。會要及登科記並條二十四日。熙光元朝過略。進士劉

寅等。

乙未幸飛龍院賜從臣馬。上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

罰者或遵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

罰。但不得叙為勤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

此據本志。新舊

錄無之。不得其日。是月諸道幕職州賊官賊八百餘員。堂帖促流內銓補

填銓司臺。近者選人絕少。雖有判成資序。又多相妨。乃詔除已授西川官

未赴任。并西川前任歸明。及兩經發遣不赴京。兼教賜及第人外。自今日

以前。縣任諸色選人。並特放選。令於南曹授狀。判成送銓司休次注擬。

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難面為奴婢。庸雇取直。

辛丑。以蕭淮為太

子中允。卓惟休為太僕寺丞。

己巳。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宴射。

甲寅

殿中丞桑瑣。責授司農寺丞。坐沿江巡檢私茶擅行廢置也。

丁巳改領

南恩唐州為司。明州雄州為南雄州。天下縣以唐為名者皆改之。

詔嶺

南諸州長史。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

王構。宋都事。略。開寶四年。三月乙巳。詔曰。百越之人。久染唐政。其今嶺南諸州長史。察偽政有害

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

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

南寧

州蕃落使龍彥璠卒。其國人詣涪州。以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立

彥璠子漢塘為嗣。詔授漢塘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前右監門衛將軍

趙玭。既勒歸。松第不勝忿恚。一日同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

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抵普販本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

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聽巨伐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

以為言。上怒。促閭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

何罪。溥附閭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趣之。御

史鞠於殿庭。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

夏四月丙寅朔。青為汝

州牙校。丁卯。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

依荆湖例。酒麴仍勿禁。

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

同知廣州。乙亥。詔吏部派內銓於唐。鄧隨郢襄均房。復安申等州。以南及

荆湖諸州遷北。任令錄兩考以上。判司簿尉合入令錄。年五十以下者。移

為嶺南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滿三考即依資叙注。擬更不守選。

戊寅

改義州為南義州。敬州為梅州。

癸未。幸開寶寺。戊子。令諸州訪名醫

轉送赴闈。

永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來朝遇疾。上親臨問。

命然文美其服。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疾少間數日復發。庚寅贈侍中官給葬事。繼恩陥人也。

唐主

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且賈宴珍寶

器幣。其數皆倍於前。

壬辰

監察御史閻丘舜卿棄市。坐通判興元府盜

用官錢九十萬故也。

癸巳

發廂軍千人詣京兆修先代陵寢。令勿復調民自

今有當繕治者。以鎮兵給其役。

以嶺南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

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是月唐撫州元帥齊王景達卒。唐主緣烈祖之意

贈皇太弟謚曰昭孝。

潘美

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銀

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

德昭未見侍銀鋹因問師進何人

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

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

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歸於此。

造車乘以給餉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

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

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

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勅問諭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龐澄

摠。李杞。薛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摠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

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大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

遂唾而叱其頰。澄摠等乃引伏。五月乙未詔有司以帛條銀鋹及其官屬

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連宣詔詰責銀鋹對曰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三百六

三

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摠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
臣下。澄摠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卿高繼申引澄摠托崇譽
斬於千秋門外。攝銀鋹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
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
部尚書致仕張昭昭。昭對病口占以授使者。咸伏其該博。遂用之。是日大
宴大明殿。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
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補闕王明為祕書少監領
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
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闇。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
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校左藏
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政殿。饒陽賈令益賄。上書稱旨。丙辰。擢貽孫右贊
善大夫。孟昭。孫木見。辛酉。幸教船池。上欲遣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
歐陽炯。祭南海。炯聞之。稱疾不出。上怒。六月辛未罷職以本官分司西
京。改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
其水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以一品之服。繼芳未見。壬申。初

永樂大典

卷六

宣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無使通判謝此。此未見。兼判官內子。以故。絳州刺史。李光義。男已羅。為絳州刺史。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是日。內子如金牘書。而實錄本紀。遂古以書未上。恐誤也。六年書乃成。命學士院試廣南僞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薄尉。初上征晉陽。命審州防禦使馬仁瑞率衆巡邊。至。上谷。遼陽。虜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牛羊數萬計。已而車駕還京。命仁瑞歸治所。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尤兇悍。自號長脚龍。監軍率兵討之。為所敗。詔仁瑞掩擊。仁瑞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庚辰。徙仁瑞為瀛州防禦使。仁瑞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瑞曰。我為長史。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升楊州高郵縣為高郵軍。成都布衣羅居通喪。親廬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於是以居通為延長縣主簿。壬午。以劉鋹為右千牛衛大將軍。負外置封恩。赦使。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銀體質豐碩。眉目俱整。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真珠結綵為戲龍之狀。尤為精妙。詔示尚友。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僅能移於治圃。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酰以毒民下。一日上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銀卮酒。銀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數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銀大懼。頓首謝。銀狀錄。貨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復州防禦使。梁延嗣入朝。上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戊子。改濠州防禦使。是月。歲凶。言破杜漢軍於古冶村。斬首數百級。河決鄭州原武縣。汴水決宋州絛熟縣。上既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乙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齋錢五百千與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史封識。完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葺歸。者視西舍中。令府史封識。以去。明年重午。復送奉角執扇。所遺吏即前送錢。

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
 溫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義兼
 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本文全文略。中丞任之十二年。
 及其止年也。劉曰。必地厚如溫叟乃可。固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
 得以盡其職。其終也。任之大。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繼其選。任之人。則君子半
字號南九十七年。作詩至半歲也。而絕筆。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
 之。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鼠雀耗。
 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
 言。故革之。戊戌。賜皇弟閼封尹門戰十四枝。庚子。幸新安。礮賜役夫
 錢帛。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丁未。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己酉。
 余河南府及京東河北四十七軍州。各委本州判官。互往別部。同令佐點閱
 丁口。具列于籍。以備明年河隄之役。如敢隱落。許民以實告。坐官吏罪。先
 是詔京畿十六縣。重括丁藉。獨閼封所上。增倍舊額。它悉不如詔。上疑官
 吏失職。使豪猾蒙倖。貧弱重困。故申警之。給事中劉載擢知鎮州。興建
 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訴于上。癸丑。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吏失職。使豪猾蒙倖。貧弱重困。故申警之。給事中劉載擢知鎮州。興建
 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訴于上。癸丑。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癸亥卒于京師。上親臨其喪。流泣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
 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
 退渾突厥內附。庚申。以承美為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豐州事。尋授豐
 州刺史。除刺史在十二月癸丑。今并書。建武節度使。判■州。何繼筠未朝。
 癸亥卒于京師。上親臨其喪。流泣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
 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
 別錫寶劍甲冑以葬。繼筠沉沉有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壯邊
 前後二十年。善揣知虜情。屢以少擊衆。虜人畏伏。多畫像拜之。繼筠自開
 城賊。八月甲申。群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
 為心。未能力致。儻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群臣再奉表。訖不允。詔廣
 南道偽漢諸宮庫務。所占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九月庚
 子。殿中侍御史李瑩。分判三司度支事。禁偽造黃白金。募告者賞錢十

萬。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開封府捕得偽造黃白金玉玄義等十

二人。案聞具伏。已巳。並決杖流海島。因詔自今民敢復造偽金者棄市。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受賊不法也。本志及祖宗故事云。

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賊七十萬。上以鎮永初定。懲姦夫格先。特詔棄市。按

受賊無節者多矣。不但元吉也。又不緣領奏物定。乃有特詔。今不取。戊

寅。改鑄中書門下之印。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

憲命除之。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餌鷄豚微福於淫昏之

鬼。吳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為和合。民有言病者給之。獲痊愈者千

計。乃以方書刻石龕置廳壁。部內化之。會偽漢所署知州宦官鄧存忠劫

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吳屢出與戰。矢集於脣。猶力疾督戰。賊

遁小却。吳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革。始得達

援兵至。圍解。吳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遇餓丁夫。官給其直。吳質之子

也。戶卒附傳。乃云。本州都指揮使鄧存忠。今從王本傳。甲申。詔兩京諸

道。自十月後犯盜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宵法。

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

應緣盜皆恩犯法。乃詔不以數原。而文館日曆外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

宋樂大典卷一百二十六

六

興強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奉酌中。工部官執誥不改。日曆舊文。真宗日
嘗如何書。旦曰。臣可言強盜。上曰。理雖若此。然不可輕改。嘗從文官議。庶
共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真宗聖語云。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
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該者。宜
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虛困。
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周翰因郊祀上
此疏。不知約在何日。今附見中興強盜皆恩犯法之後。周翰嘗監綾錦院。
校錦工過差。為所訴。上怒甚。召而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
而忍肆其酷毒。特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上乃止。上
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為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
守信入朝。上因語及之。守信微露上意。周翰遽上表謝。上不喜其命遂寢。
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欲並除之。平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曆知破。今附月未。會要十月事。十一

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

二字。必不復在此。時無可繫者。并言之。郊祀惟恩疏之後。丙戌。詔嶺南

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欲並除之。平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曆知破。今附月未。會要十月事。十一

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觀。常賜外審賚白金。知遣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朕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辟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固命普謝而受之。二事不知約在何時。談光云。開寶中。李煜降晉。記載吳越事不記年數。與煜事相類。故并書於從善入貢之後。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泉節度使惟濬來朝貢。戊戌。蘇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賈丞。捕賊等官。庚辰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荐更民政。或者著更能。當同選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偽署者。不在此限。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鞠。庚辰。通判司封郎中姚怒。坐棄市。知州左曉衛大將軍杜審聲。免歸松幕。怒博興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為判官。頗盡裨贊。嘗謁宰

永樂大典卷一萬平三百六

七

相趙普。會普宴客。間者不通。怒而去。普聞之。亟使人謝焉。怒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怒。及上為審聲擇佐。普即請用怒。光義留之。弗得。居澶州畿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於中流得其尸。朝服故在後數日。乃知怒所以死。人謂怒罪不至此。普實報私怨耳。此據王子融百一編。曲文立無有也。戊午。親饗太廟。始用綢衣鹵簿。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蠲閏。寶元年以前逋租。庚申。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田易料錢俸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澶州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

水樂大典

卷二二三〇六

郎草寒冷。望與林按莊宗即邇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劙耳。禁軍民男女結義社。十二月卒未召。九經李符於內殿。問經義。賜本科出身。符本見 己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壬午。畋近郊。丁亥。前左曉衛大將軍杜審肇。為左曉衛上將軍致仕。仍食潞州刺史俸。是歲昊越廢王倧卒。江南國主以太子太傅監修國史湯悅。為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占城閻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奉上。詔自今勿以為獻。黎州定遠兵士作亂。聚居庭角溪。卽州都鬼主阿伏遣其游擊特軍卑火等率衆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以為歸德將軍。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荆襄道歲貢魚腊。丁酉。禁民鑄鐵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徵福。故禁之。己亥。詔自今沿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蔬桑麻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種蔬者。聽踰本數。有孤寡窮獨者免之。前鄆州。

水樂大典卷二二三〇六

八

盧贊尉縣陵許永。詣匱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郢城縣令。壬寅。省諸道州縣胥吏幹力等。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雜雨兩寨。擊走之。沒閩河。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為都官員外郎。崇諒仁瞻之子也。當考宋詔本江南為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封。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持免十年。乙亥。以荆南荆門鎮為荆門軍。權知慶州。史福。福本見言。拜成入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六百餘口。時刺史姚內斌。故命福權知州事。貴歸稱慶州刺史文福。又字真升。刺史也。今改之。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開負。即以本州判官充。己卯。令僧尼各不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為開寶鑑。職方郎中邊珝。掌達安榷貨務。奏徙務於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

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相繼推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珝按鞫盡得其實乃富民畜私憾証告即反坐之甲申就以珝知揚州仍兼榷務珝華州人也。戊子禁黃河松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摯古守本官參知政事。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謚為江國公從謙為邵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恭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蕃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間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鴻臚仁肇一筆事據江南野錄及十四紀年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副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州屬瓊管。乃四年四月事。戊午禁道士寄褐及松瘦人為道士。頴州龍騎軍校仇興等釀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中自有常制。何為若此。三月庚午詔頴州出公錢給還仍切戒之。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稅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乙亥遼州言遣招收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一寨。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無罪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母守素表其事。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賦錢百萬為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三百疋。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循舊制牛驥死者革盡輸官。蠲去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五百者。此據食貨志。在此年三月今附見。史佚考詳。罷兩京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中又諸州科納止令賈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

造夾細帳以致煩擾。此亦在食貨志今年三月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

南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已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為西頭供奉官丙午以水灾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田隰州團練使兼晉陽等州沿邊都巡檢周勲築壘北漢界上

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勲為義州刺史禁嶺南諸州略責生口五月甲子以晉州兵馬鈴轄武守琦擢知晉州事武守琦成晉州事本末不詳

實錄有此特著之更俟詳考字時先顯德四年無色上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廢灘賚溥懲富恩明康納禹順半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米珠為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必以石繩索擊於足而沒焉深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焜燭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言米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連降詔罷之辛未河大決澧州濂陽縣壬

水禁卷萬年三真

十

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為災也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間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挾庭幽閑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禽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數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受代歸卒卯卒遣中使護其喪事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己巳廢壁州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旬詔曰近者澧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

以屢經決滻。重因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濟。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爭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遠聽歷代之患。弗弭。凡措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躡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請闢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三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受以寫。固辭。父卒老求歸奉養。詔從之。先是女真寇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虜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故還貢馬使者。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丁卯。詔五

獄囚濟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掌祀事。常加兼視。務在蠲潔。仍藉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舉焉。新錄在六月壬辰。今從舊錄及本紀。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數領藩翰。然發跡成行。不通政術。在曹南時為吏民所訟。上念熟舊。隱而不行。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副馬都尉魏威信。威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被貼繡鋪翠襦

宋史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入宮中。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喪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故先載此事以為懿訓矣。公主。樞密閣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國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互誤。

而此事實無成信。言之。目附見公主出降之後。故史考。宋史全文呂十曰。初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執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奉養者雖微。而關於十萬世者為甚大。故惟於眾已者雖小。而關於十萬世者為甚遠。可不謹哉。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高。領虔州刺史。

詔曰。頗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錢十萬。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早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為計處。今倉儲委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〇六

畫。乃請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安用。苟有所
關。必罪爾以謝衆。昭輔皇恐。計不知所出。乃經請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注
告色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右
知客押牙永城使從信曰。為之奈何。從信對曰。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
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延滯。若自起發。即計
日併支。往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來入船。至京師輦來入倉。
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
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
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
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
米貴。官乃定價。斗錢十七。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
人儲物。亦隱匿不繹。是以米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餒殍也。光義然之。明日
具以告上。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陳從信傳云。事在開寶
三年秋。寶訓云。卒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司。寶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
有此事。今乘於五年秋。失先叔姑。冬十月。江津木十萬石至京師。即是從
信之策行也。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不合理者。符

永樂大典卷一二三〇六

十一

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闈。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
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
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丙申。命同
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轉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中允許
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隆平集言。開寶六年。初除徐澤為廣
南運判。賜牒。已秀廣州言。行營兵馬都監朱憲領兵大破獠賊二萬餘
人於容州城下。初下嶺南。所在賊起。偽開封樂範。土豪周思瓊等。各聚衆
負海為亂。尹崇珂領兵擊之上。遣中使李祐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新舊
錄止於七月癸未。言邑容州民誘蠻人為亂。本紀亦然。今并書于此。周思
瓊者。尹崇珂傳云。郴州城守。潘美傳云。土豪朱崇珂傳。又稱偽開封樂範指
揮使袁漢瓊及鄧存忠等。據五州以叛。然不詳五州為何等州也。今止從
美傳。以周思瓊為土豪。增樂範一人。却依美傳。總言聚衆負海。不言某州
庶先抵牾。鄧存忠事。已見范美知邕州時。故不重列。癸卯。建保靜軍於
宿州。密州復為防禦。廢安化軍節度。海門鎮監軍趙令鎔。今鎔未見
大破廉白州賊。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庚午復壁州。禁西川民斂
錢結社。及競渡。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

宋宗上聞之不喜。先是樞密使寧州相使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仲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險故無行待之漸薄。仲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叢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叢叟甲料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上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賜仲同進士出身。駿臺縣主簿。後仲死。其母貧。徵詣崇矩子繼昌乞匱。家人競前詣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會安云。時樞密使沈義倫一人。六年義倫作相。以楚相輔為副使。亦止一人在院。戊寅徙建寧留後楊重勳為保靜留後。楊億說先云。馬暉為靈武節度。有威名。羌戎畏服。子繼宗襲其位。楊重勳亦世有麟州。主事命朝延。而緣術蕃族為西北邊扞蔽。太祖因繼宗來朝。從鎮州令惟良知靈州留後。召重勳以近鎮。別命武臣領州事。其後二方終頃朝是極略。議者以此二事為失焉。別命武臣領麟州事。責錄乃無之。

嘗考。是月崖州牙校陸昌圖作亂。燒劫牙署。知瓊州周仁俊遣兵擊平之。責錄於明年五月始載此事。今移入。

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譜。七曜歷。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復康州。戊戌。詔遷遠官。歲才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踰時。初河陽節

度使洛陽張仁超。以郊祀來朝。願留都下。庚子卒。上遽幸其第哭之。輶輶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優詔贈中書令。非常例也。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衛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己酉。詔諸州場院官糧料使。鎮將並以三周年為任。秦蜀守李冰。有廟在永康軍。偽蜀初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蜀平。詔長吏增飾其廟。乙卯。改封廣濟王。歲一祀。海門監鹽戶龐崇等叛。監軍趙令鎔擊敗之。斬首三百級。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許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十一月丁巳朔。以辰州都指揮使秦德崇。除右千牛衛將軍。駕奉東軒錄。云。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徭保聚。休止阻絕。殆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達。數出越境。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恩得蠻情。智險犯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猛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達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闈下。察其可用。面以一路事付之。起營督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夫屬盡于

一州粗贍。每雄廉撫兵是。警先報幼。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帥被甲度水。歷山嶺。撫如舊様。又選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
撫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尋召至。開面加獎激。再
推伏地。涕泣。嗚咽不勝。改永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元城為奉州推官。
再雄盡奔邊閩。故終太祖世無警患。五州邊囊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
庾。而邊境安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按秦所錄再雄事甚美。然正
史實錄無之。又不見於他書。或此秦德宗即秦再雄也。德宗自尋校使知
州。又起復事。必有異情。正史實錄不詳。及八年正月三十日除右千牛衛
將軍。已稱前知永州。則德宗奉辰州亦不終太祖世。今悉注秦所錄更俟
考求。己未。運州言供奉官李繼朗。蘇繼清等領兵大破獠賊於英州城
下。繼朗繼清本兄宋朝安錄庚中。賜上書人郎仲同進士出身。以為敵衆
縣主薄。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
貢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授牒聞封府。奏請得旨方
許召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宋朝安錄詔曰。鄉舉里選。先
上之制也。朕之承古。卒由舊章。應天下責舉人。自今並於本貢取解。不得
寄應。甲戌。廢春勤二州。及化仁等七縣。又廢南義州。廢南義州。本紀實
錄並不載。但載明年復直。因追書於此。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
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南劍
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
徵漕并歷代帝王新廟碑。遣使刻石廟中。凡五十二首。十二月乙未。命
近臣於京城諸祠廟祈雪。己亥。改近郊。遷幸開封尹第視疾。甲寅。詔
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驛使散官技術人。資考雖多。
亦不注擬。杖教內班董延萼。坐監車營務盜芻粟累賊數十萬。鞠之得
實故也。翰林醫官鴻臚寺丞劉翰。為殿中省尚藥奉御。又賜道士玄祕
大師馬忠。通議大夫階。仍各賜器幣及鞍馬。開封尹疾有瘳也。乙卯。大
雪。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戶來歸。三司鹽鐵戶部度支
各有勾院及開拆司。皆本部判官主之。是月詔并鹽鐵戶部為一度。支如
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暮府。屢從征討。固嘗被介胄矣。上曰。汝見王明乎。
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厚。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也。仲甫頓首謝
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

永樂齋卷一百三十六

西

藩縦皆貪濶。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職爾。即令大部銓擇官代之。宋史全文中曰。以財主財。則取民必噬。以武大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與獄也。如所用不給故也。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為雲安軍。又以遂寧渝。瀘昌閬連渠巴蓬資戎。涪寧萬巒樂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太子中允張顥充使。丙寅。韶州言。靜江軍士百餘人。皺諫城中。以應外賊。悉捕斬於市。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五百匹。玉鞍勒馬。以疾聞也。癸酉。遣德州刺史郭貴發丁夫千人修大名府魏驛河堤。己卯。以太子洗馬權知蓬州朱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一切不問。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壬午。詔諸州流民所在計程給以糧。遣各還本貫。至日。更加賑給。殿直傳廷翰為■州兵馬監押。欲謀叛。北走契丹。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禽之以聞。遣使械繫送御史獄。鞠之得實。二月丙戌。斬廷翰於西市。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振曹州飢民。

水樂文集卷一百三真

五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司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先巨川未見。國初承舊制。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三月乙卯朔。房州吉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輶輶視朝十日。命遷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己未。復以密州南安化軍。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濤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絀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上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缺劄。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可法未見。丙子。幸相國寺。觀新脩普滿塔。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閨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濟河。癸未。鎮國節度使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實錄但云以前鎮國節度使檢校太傅。

永樂大典

卷一二三〇六

李宗姬為左衛大將軍。而百官表云。宗姬自節度使責授左衛大將軍。今從之。然亦不知坐何事也。當考。詔諸州派民復業者。蠲今年贑鹽錢。復其租。免三年役。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融州修河卒叛。殺長史。知高州范可卿。率高瀋二州民吏擊破之。詔賜二州民今年秋租。是月。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先是詔朝臣有將命遠方死王事者。得錄其子。於是右贊善大夫陸光佩子坦。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王楷子克。同三傳出身。右補闕吳光輔子用之。右贊善大夫劉師道子傳慶。並同學究出身。皆就學士院試所業。然後命之。夏四月甲申朔。限諸州度僧額。僧帳及百人者。每歲度一人。仍度有經業者。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丁亥詔皇弟開封尹天平節度使石守信等。宴射苑中。復置南義州。丁酉禁灌頂水陸道場。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是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乘舟宣化口。使人白國考。權直學士院。從今實錄。甲辰。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丙午。黎州言。有保塞蠻七十餘人。自大渡河來歸。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先是江南凱詔。諭國主借船漕湖米麥以賑之。辛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始未奉前已見。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許。考。事據十四紀。太平在此夏。今附見。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不畱督撫。宜令吏部流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官簿尉內。揀選諸會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差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官簿尉除上縣令。五月丙辰以前。武德縣尉姜宣。又為眉州別駕。充堂後官尋。又得新成州錄事參軍任能。前邛縣令夏德崇。前三原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因之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

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
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宋史全文呂中曰創素之世多貞實守歲之世
多虛文。覆訛之法。欲無一士之不貴。勸農之詔。欲無一尺之不貴。稽記人
才。欲無一官之不貴。豫定騎賊。欲無一兵之不貴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
杜憲之任慘。呂大防之盡忠。且歎法丈而不可得。况若士若民若兵若官
子。是虛文之習。雖革故也。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劉熙古以足疾四上表求

解。庚申授戶部尚書致仕。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盜官錢鉅萬。
及代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年。間其事。自到於傳舍。上命司勳郎中監
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
嘗用水為筏以遁。曉獲其書以進。上將會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棄市。
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上悅。發奏。以曉為右諫議
大夫。判大理寺事。尋遷左諫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
之。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幸玉津園觀刈麥。樞密副使沈義倫
居第卑陋。處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奉臚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
皆自啓於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其事。上笑謂義倫曰。爾非
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杜告使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六

七

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戊辰詔曰。朝廷立取士之科
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異乎編民苟真偽以相參。俾名實之斯濫。宜有釐革。
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胄麟鄉銜攝官。並不得以客禮謁見州縣官吏。假
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乏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庚午。宴射苑中。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
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
每讀漢書。見張擇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
勉之。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璣。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
戊寅。以璣為靜海節度使。除建康府使制其略曰。皮邊父命。私事偽。則知必建
之。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鞠。開封府舊選牙校。分享其職。上乘輅庶
獄。始詔改任士人。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夢。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
檢。安豐縣令趙中衛。為大府寺丞兼右軍巡檢。己丑。廣州言。同知州保
信節度使尹崇琦卒。優詔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辛卯。召京
隰州。邊將屢失律。乃復以謙溥為隰州巡檢使。遣民喜謙溥之至。相率迎
於路。癸巳。謙溥言。領兵入北漢界。連拔其七寨。謙溥再為隰州。乃聞寶五

平四月也。今并列于此。九國志世家云。明年王師侵嵐石州。拔我七寨。即此。占城國又遣使來貢方物。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疋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疋帛折稅。並準市價。初雷德驥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驥舊為尚書郎。頗賓禮之。及奚嶼至州。希寧相意。則倨受庭參。德驥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驥客為文訛謫朝廷。嶼因召德驥與語。潛遣吏給德驥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驥。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徒靈武。德驥子有鄰。意趙普實。擣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多請託受賄。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驥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多委以家事。一日託有鄰市白金半錠。因語有鄰曰。此欲與胡將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摶牒有司。即得引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摶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兄進士佛。為偉造偽印。得送銓。遂上章告其事。并言宗正丞趙寧。乾德中授西川官。不之佞。皆寧相庇之。上怒。悉下御史獄。鞫實。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及洞。係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

永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六

其家財。以有隣為祕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章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墓其背。有鄰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洞除名實錄在七月乙亥。今并言之。禁嶺南諸州民捕象。藉其器仗送官。賜容州民今年租。廢瀧州。復春州。丁未復尋州。賓州。趙普之為政也。專延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諸李訪。訪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為。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聞。及趙玭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易州高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及卒。上甚嗟惜。即錄其子昭度為供奉官。河決鄆州楊劉口。又決懷州獲嘉縣。詔漳州辦兵二千人。郴州三百人。並復其家一年。死事者二年。此必卒行營也。但本紀不詳耳。當考。是夏。印部川都尉主歸德將軍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語言相失。勿兒率兵侵掠印部川堡壁。多所殺傷。阿伏告黎州。州以聞。並賜詔慰諭。各令守封疆。勿相犯讐。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

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

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遣右領軍衛大將軍王昭

遠閼廐使楊重美。使交州。詔。重美。未見。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

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丙辰詔但取其十。

車酉。幸都亭驛。中書擬左補

關車仲甫。為淮南轉運使。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權酷主吏武希璉等三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逋器械繁。竭資產不能償。餓死者數人。搃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通

事舍人宋惟忠。決杖除籍為民。坐知濠州日不法。為人所訴。鞠得其實。故

也。孟昶時西川民嫁遣資裝。皆籍其數征之。八月己酉。勿令復征。

丁亥。幸玉津園觀稼。

草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幸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右補闕蘇德祥。奪兩任官。坐令門人執私券乘馬過淮。德祥。禹珪子也。

禹珪初見天祐十二年。

泗洲軍事推官侯濤。決杖除名。濟客應拔萃詩

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為人所發故也。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繼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

天下事為已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

九

水樂大典卷二萬平音六

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憤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特柰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盼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水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隣。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東組焚之。其多得調答。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懇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兩中作無。據丁謂故錄。太祖大宴。皆用秋月不知是何年。按普行狀。乃乾德五年春事。今附此。宋文全大昌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故藩鎮之權。連幽薦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集王之蹟。諒止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罕措入見必命。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盡可降出即行

永樂大典

卷一二二〇六

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晉。獨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專。所以啓富德。雖父子之誦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立。靖介自守之相爾。己酉。幸新水磧。宴射苑中。是月。流內銓上言。請復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荆衡。克渠益。下交廣。闢土既廣。吏員多闢。是以歲常放選人。南曹授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闢官。又特詔免取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李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此據本志。貞錄不言。會要乃稱復四時選。在九牛八月。五字謬也。太子中舍權判國子監陳那。先官四門博士。解損除籍。為民皆為監生。徐讓能所訟故也。嶺南羣盜未息。九月壬子。以唐州刺史曹光實。為諸州都巡檢使。光實既至。捕斬之。海陽悉平。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子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趙普。李廉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廉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上委曲問廉耘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上意稍解。時稱長者。己巳。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文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使。自韓彊。贊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以命義。壬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丁丑。令諸州不得占派民。募告者戶賞錢五千。詔

西京諸殿門列戟。如東京之制。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平。兄乾祐。元年。最見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妙妄。佑持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慶。常。今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像。披髮裸袒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冢中多寶効。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去人僥倖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貢難龍山前古塚地數十項。以為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塚。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塚。其惟誕類此。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賣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

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國主遠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寧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諭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彊。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攻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又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悉置不問。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宄。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皆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誣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懵懵。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孙。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為罪。願賜誅戮。殘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謫訛。殆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始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死獄中。佑所上書。史臣並改。陸

宋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主

下為班下。今從九國志本文。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察。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不雙立。稍相持。佑嘗答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達。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晝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禡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癸巳。燕國恭懿長公主薨。上臨哭甚哀。詔有司具鹵薄鼓吹。陪葬安陵。丁酉。除石人雷德驥為秘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甲辰。特赦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未覺。等罪。使之自新。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宦官所譖。上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濠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自汚。上怒解。己巳。以仁朗為榷易使。本傳言止。元仁朗官於是起為榷易使。今從實錄。蓋未嘗充官。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甲子。武寧節度使贈侍中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十餘年。有惠政。民請留葬。上不許。丁卯。詔諸州長吏及監當官等。

無或隱庇得替人。事覺當重寘其罪。少府監致仕盧僕唐河陽人初見
開運元年有高識憲其子參知政事多避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
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僕以憂卒丙
子多避起復。女真遣使來貢馬。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危
蒙張濬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
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
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闈年滿伎術考課春闈雜
廉分塗注已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勅一卷。起請條
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重定循資格。竟錄在七月
己未。今從本志。釐之。歲本尚宋文全文呂中曰。既畢歲月序違法。而後頌
循資格。既命陶叔定之。又命吏部取避人場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
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以用人者人主之
權。審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宦已更為所擢。至其人也。亦卒為之。自餘法
一脈。無有殊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進。然王安石。章子厚之
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茂。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德也。北漢成德
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顯。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時論所薄。懿上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三

主

表求罷不許。是歲繼顯卒。追封定王。前大內都點檢劉繼欽。殿前都虞候
張重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鄭進。前嵐州刺史張昭敘。遼州刺史衛傳。都
引進使李隱等皆被殺。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繼
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怒。
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默居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進
與宣徽使馬峰不協。峰怒奪其兵柄。進不堪其辱。詣峰於朝。北漢主怒。翼
日送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昭敘嘗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性廉直。
權勢請託不行。多仇少與。挺出知嵐州。俄召還。勒歸私第。無以出怨言。繼
千人連道乞留。北漢主不許。吐渾既失帥。由是一軍不可復用。倚少長蕃
部。不樂為州。頗出怨言。北漢主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隱惜傳忠勇為嬖
侍所誣。憤惋形於辭色。德貴聞而憲之。白北漢主即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
張昭敘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此但據九國志。不知的在何時。志又云。
昭敘與郭無為謀事不協。繼元卒出知嵐州。按趙文度以嵐州降時。繼元
立才翰平也。文度先在嵐州。昭敘安得復出。然則昭敘出知嵐州。當在大
度末降後。文度末降時。王師猶在城下。尋即被殺。竊容復出昭敘平。昭敘

之出國當是別與製作者不協耳。今日云多仇少與，不書與郭無為不協。庶居紙搘，更當細檢詳定。劉繼欽部進張昭敘、衛傳李隱等五人事，皆據九國志本傳，獨張重訓無傳，不知其事也。繼欽等六人被殺，亦未必專在一年既無可推尋，姑從本志，並繫之年來，其月日都不可知矣。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申，占城國遣使奉貢方物。甲戌遣使發廩賑楊楚等州飢民。戊寅，幸玄化門，賜治城壕卒衣履，遂幸新水磯，還宴射苑中。

燕國長公主之喪。上哀慟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禁樂。」己卯，中書門下上言：「王者禮絕正更，雖陛下友愛之厚，然羣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教坊作樂。」上不得已從之。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毅州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貴權知邢州，在六年六月，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為蠹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特伺便言之。甲申，上從容言通事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極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取所記

宋樂大典卷一百三十六

三

紙，召黃門舍齋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白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梁夢昇未見，有周廣者，亦好言外事。由內外馬步軍副都統、藩州團練使，遷右領衛大將軍。嘗白上曰：「朝廷每遣使吳越，錢倣南面坐，旁設使者位，倣雖貴極人臣，然尊無二上，而奉使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上曰：「汝頗能折之否？」廣請行，倣生辰，即遣廣為使，倣猶襲故態。廣曰：「此肩事主，不敢就席。」倣乃移床西向，為賓主之禮。廣復命，氣驕甚。特希寵賞。上曰：「汝益倚朝廷威勢，不然，則倣何有於汝哉？」廣大慙。此時不知的是何時。談先接廣時作都頭。按六年九月壬申，廣始自都頭達環衛。今因文珪事附見。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癸巳，以權易使田仁朗，權知慶州。時西戎乘隙擾邊，仁朗既至，部麾下擊之，短兵相接，前鋒稍却。仁朗斬指麾使二人於纛下，軍中震恐，爭乞命，遂大破之。西戎酋長相率請和，仁朗斬牛置酒，與飲且立誓。邊境寧肅，璽書褒美。先是，知博州呂鵠，知新州秦會，皆坐盜鹽餉額外錢，決杖除名。庚子，令諸州知州、通判、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餉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當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